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韩石山 著

亏心事

少年三偷
妻子
玉殒香消总关情
太原的姑娘
我有这样一个名子
蛻衣小史
兄弟，听我说一说
他们都见到了佛
早熟的孩子
本命年
外婆



我的隐秘
人心应当不古
少点奴俗气
一幅画的另一面
幸运的发落
雪茫茫，路茫茫
有这么一件事
打石子赚了几个钱
清苦，但是充实
最后一夜
偷祭器者的自供

1267
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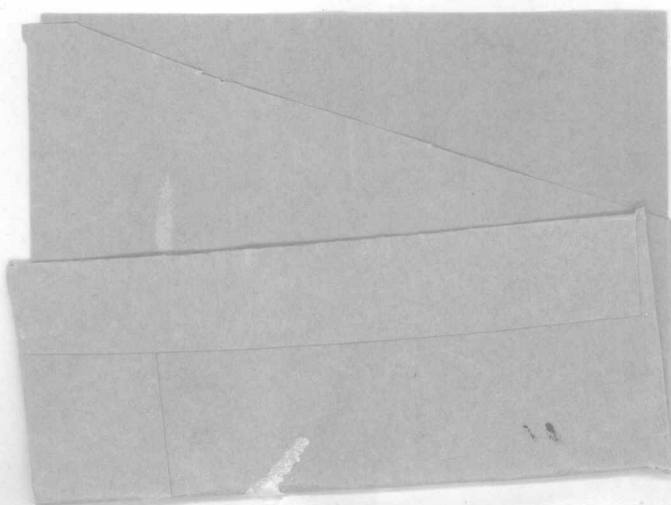
亏心事

● 韩石山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

KUI XIN SHI



亏心事

韩石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吕梁地区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5字数243.3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06-0226-8/1·171 定价: 2.90元



作者画像

目 录

为散文创作进一言（代序）	1
少年三偷	5
妻子	14
三颗香消总关情	17
蜕衣小史	20
我有这样一个名子	24
帘子	29
本命年	33
外婆	39
兄弟，听我说一说	42
成一的鬼气	46
一辆坦克车	53
他们都见到了佛	58
小吃中的文化意识	70
看出了门道	72
太原的姑娘	74
红裤带的启示	76
漂亮的厕所	78
太原的小偷	80

骑自行车的艺术	82
梆子戏的忧虑	84
打电话的滋味	86
两大绝技	88
可敬的长辫子	90
去书店和买书	92
小院蒙难记	94
经营之道	96
温暖的回忆	98
早熟的孩子	100
灯火昏黄看夜市	103
白发谁家翁媪	104
一想二想连三想	106
独有此事难让贤	108
服务员的自我意识	110
情多莫近危栏倚	112
当官还是要象官	114
葡萄的吃法	116
飞扬跋扈为谁雄	118
何必举案齐眉	120
与长者言	122
小小称砣两情系	124
看看咱是啥模样	126
都要放声歌唱	128
开玩笑的禁忌	130
我的隐私	132

孺子可教又可恼	134
一张芝麻卡	136
戒烟日这天	138
找水	140
枉了一池碧波	143
饭店与文化	145
希望在这里	148
献身不必是牺牲	151
怀念刘梅校长	153
围观最可鄙	156
填履历表的瞎想	158
太原人的乡土气	160
购物归来的愤语	162
老夫也曾留长发	164
纵有广厦千万间	166
莫中先生的字	168
话说无籽西瓜	170
关于时装的对话	172
鸟市一瞥	175
行路小记	177
机场随感	176
却望并州是故乡	182
车祸后的沉思	185
悼王莹	187
老树春深更著花	189
性情恬淡自延年	192

看不见的罪恶	194
先扫自家门前雪	197
百无一用是书生	199
牵牛记	201
他不知道我会唱歌	203
艺术家的品格	205
这里的文学	207
一位女大学生	209
承任的事业	211
给父母的信	213
少操点闲心	215
我们的理	217
得公道些	220
知识的价值	222
原晋的设想	224
三副春联	226
今年的春联	228
敬意存心间	230
我信了	232
少了点什么	235
人心应当不古	237
天凉好个秋	239
少点奴俗气	241
何时知非好	243
五贼原是好东西	246
即兴颂	248

自己的声音	250
一幅画的背后	252
垃圾心理学	254
治家小记	256
怎么活	259
阿蒙同志	261
一件亏心事	263
幸运的发落	267
清亮的钟声	270
雪茫茫，路茫茫	274
辗转山乡又一村	278
当班主任的乐趣	281
有这么一件事	284
打石子赚了几个钱	287
清苦，但是充实	290
总算占住了一头	293
最后一夜	296
晶亮的群星	299
偷祭器者的自白	303
后记	318

为散文创作进一言

——代序

散文和诗歌，历朝历代，都是中国文学的两种主要形式。经史子集，除过诗赋以外，要论文体，大都可以归入散文。古代作家，也大都以写散文而著名。

散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除过韵文，皆是散文，狭义的，仅指一种记叙抒情的文体。我以为，广义的散文太广，而狭义的散文又有点太狭，适中的分类，应将报告文学、特写、游记、随笔、序跋、书简和狭义的散文，统称为散文，使之名正言顺地与小说、诗歌、剧本等同列为文学的几种主要形式，不分轩轻，毋论尊卑。

建国以来，主要从事散文写作的有杨朔、秦牧、吴伯箫、刘白羽、峻青等人，成就大小姑且不论，仅以影响而言，首推杨朔和秦牧，世有北杨南秦之称。评论界对他俩的作品，也推崇称赞不绝。秦牧创作丰富，一个集子接着一个集子地出；杨朔作品虽不多，但其作品发行量颇可观，大凡谈散文创作的文章，很少有不提杨朔的。新编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收有他的作品三篇。

这两家的散文，应当说各有特色，也都有相当的成就。粗略说来，杨朔的散文以诗意取胜，秦牧的散文以知识和理性见长。秦式散文，非有广博的知识不能写，效法者只好望

而却步；杨式散文，因着重诗意，看起来容易点，便群起而效尤。眼下报刊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杨式的。

杨式散文也确实不难写。杨朔的几个名篇，大都是这样的：去看海市蜃楼，没有看见，却在长山岛上看到了新建的渔村，——《海市》；去泰山看日出，没有看见，却看见了人民公社这轮朝日从齐鲁大地上升起，——《泰山极顶》；去香山看红叶，没有看见，却看见一位越老越红的老向导，——《香山红叶》；《雪浪花》、《荔枝蜜》，也大抵如此。这就是杨朔散文的诗意。追求诗意，既是杨朔散文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周立波曾说过他的散文有雕琢的毛病，这话是很有见地的。可惜没有引起评论者的注意，更没有引起效法者的警惕。

如果转而学习秦式散文会怎样呢？效果恐怕一样不会佳妙。秦式散文以知识和理性见长，效法者纵使具备那么多的知识，也有那么多的理性，写出来也难讨好。因为散文毕竟不是知识小品，也不是说些大小道理。

以上两大家的散文，杨朔的，失之在刻意；秦牧的，失之在无情。刻意追求诗意，炫耀知识，都离中国散文的传统远了一点。

中国古代文体的分类比较模糊，唐以后渐清晰。唐宋八大家中，以韩柳欧苏为最，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相州昼锦堂记》，苏轼的《前赤壁赋》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这些作品，情辞真切，朴实无华，寄情山水，含而不露，理在情中，意在言外，都是中国散文的典范之作。

明清两代，对后世有影响的散文作家是归有光、方苞、龚自珍诸人。论其源流，多宗法韩柳。清末民初，散文衰微，至二三十年代，骤然中兴，一时之间，名家迭起，除鲁迅、郭沫若、叶圣陶、茅盾、巴金之外，专写散文且成就斐然的是朱自清和丰子恺。朱自清的《背影》、《给亡妇》、《荷塘月色》，敦厚凝重，恬然自适；丰子恺的《山中避雨》、《吃瓜子》、《辞缘缘堂》，洒脱率真，怨而不怒，都是散文的上品。他们两家的散文，都达到了圆熟自如，炉火纯青的地步。

纵观中国的散文，上起先秦，降至汉魏，经唐宋明清，以至现代名家，其精髓是一个“实”字——实情实感，实事求是写，同时，中国的散文很讲究意境。意境是中国文论的概念，融思想、感情、艺术手法于一体，较之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等提法要科学得多，且可免去许多弊端。由此可知，中国散文的传统当是：真实而有意境。这才是散文安身立命的根本，才是散文区别于小说、诗歌、剧本而独立于世的最大特色。散文是以“实”取胜的。

是不是说建国以来，没有出现好的散文作品呢？非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散文创作曾一度繁荣，惜乎文运未昌，便遭浩劫。这期间的散文作家，除过前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地理学家侯仁之，翻译家曹靖华等人；邓拓的《燕山夜话》，也是极好的散文作品。可以说中国的散文传统，是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的。

那么，为何眼下的散文创作会不甚景气呢？责任不在作家，而在某些不负责任的倡导者。杨朔的散文，作为散文园地的一花，自有其价值，但奉为楷模，似乎凡散文必有诗

意，无诗意不成散文，那就谬之千里了。

韩愈说过：“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这话是有几分道理的。盛世文章本来就难作，再加上倡导者的偏颇，必然影响到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

可喜的是，近年来散文创作仍不乏有心之人，仍有可读之作。孙犁的散文，简洁古朴，含蓄典雅，论其成就，当不在其小说之下。效法者当师其精神，勿师其皮毛。臧克家的怀旧之作，感情真挚，文词敦厚，大有长者之风，常能三言两语，神情毕现。青年作家中，贾平凹的散文作品，也还温雅芊丽，清新流畅。

写到这里，我还要再絮叨几句。散文是文体的一种，也是其他文体的基础。写散文，可说是对作家“才、学、识”的全面衡量。当今文坛上新秀迭起，总的看来，多是识大于才，才大于学，或者才识相当，学力不逮。表现在作品中，往往辞在意先，文胜于言。古人的文章所以写得那么好，那是因为他们或饱经忧患，满腹经纶，或白首穷经，学通古今，在从政治学之暇，偶有所感，信手写出，便成佳篇，岂是“作”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文章，是以他们那深厚的学问根底为基础的。明白了这一点，不仅对散文创作，就是对其他文学品种的创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我很少写散文，也很少看这方面的评论，一时想到这些，不管当说不当说，都说出来了。既未查对资料，亦未就正于通人。也许是杞人忧天，也许是满纸狂言。藏否由人，不敢自珍。但我自信的是，以上所言，出于至诚，决无诋毁名家、惊世骇俗的意思。

1982年10月9日

少年三偷

我不知道别人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活动，但我是有的。羞愧么？也曾羞愧过，不知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却是温馨的愉悦。

事情过去将近三十年了。

一 偷馍馍

今天吃好饭。那时我们似乎还不习惯改善生活这个较为文明的说法，就这么赤裸裸地说：今天吃好饭。

好饭的标志不在菜，而在主食，三两重的一个雪白的馍馍。这天也不例外，但意义又非同往日。不是遇上什么重大的节日，而是因为前些日子我们的生活太清苦了。

1959年夏天，似乎还没有什么灾害的迹象。农村吃食堂，我们这些家在镇上的“通学生”，也无一例外地住在学校，吃在学校。我家在镇边上一个叫韩家场的村子，与镇子只隔一条土路或者说是一条渠——平日走路，下了雨流水便成为渠。镇子叫临晋镇，学校叫镇完，临晋镇完全小学的简称。我是六年级学生。

学校的伙食，起初就不怎么好，后来就更其糟。六个人一组，围成圆圈蹲在地上，中间是一个农村用作尿盆的粗糙

的小瓷盆，釉子只涂到三分之二的地方。盆里常常是水煮南瓜，上面漂点葱花油。每人还得有一个大粗瓷碗，喝那稀稀的白面汤或玉菱面汤。吃的常是硬硬的绿豆面馍。

这几天不知怎么搞的，连绿豆面馍也没有了，一连几顿，总是煮扁豆。那玩艺平日混在汤里还好吃，真要当饭吃，就不是个滋味了。嚼在嘴里跟砂子一样，尤其是哪汤，铁锈色，看着比泔水还要脏。

今天晚饭是白馍！这消息活动时间就被打听清楚了。心情激动，想一想都要流愁水。果然是一人一个大白馍。要是绿豆面馍，有那么一个也就饱了，偏偏是白馍，糊里糊涂都不晓得怎么嚥下去的。吃过饭，我们这些男孩子仍围在灶房门口不走，看还有没有剩下的，看事务长是不是开恩，每人再分上半个。往常有这种情形。

没指望了，大都灰溜溜地走了。忽然有一位同学扯扯我的衣袖，悄悄对我说：“馍馍在后面案上放着。”绕到灶房后头，只见一位同学正脚踏住墙根的砖楞，手拽住木窗格子往里窥探。窗户很高。

“够得着吗？”跟前的人问。

“够不着。”那同学伸手往里抓挠着。跳下来又说：“有根长点的筷子就能够着。”

我用的恰是双长点的筷子。蹭住砖楞趴在窗口一看，果然里面的案上，满满一筛子馍，试了试，只差一点点。“挡住我屁股！”下面的人死死挡住，我侧过脸，伸长胳膊用力一扎，嘿，扎住了！扎一个，往下面递一个，大概扎了五六个吧，跟前的人都有了，又给自己扎了一个便跳下来。不等走到教室，那个大白馍全下了肚。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很奇

怪；每个人只要一个，绝没有多要的。毕竟都是纯洁的少年。

晚上躺下，这事早就忘光了，迷迷糊糊的，有人来叫我，说班主任王老师找我。会是什么事呢？前几天刚考过试，准是我考得很好，王老师要我总结总结学习经验，给同学们讲讲。要不就是我这次的作文特别好，王老师要利用晚上时间帮我修改，然后抄出贴堂。我心里暗暗得意。

一进王老师的房间，就傻了眼，只见宋校长坐在桌子后面，王老师坐在旁边，地上站着三个同学。叫着我原先的名字，王老师问：

“馍馍是你偷的吗？”

偷，多么可怕的字眼，我当时可没这么想过。一时间又清醒过来，这确实是偷。首先想到的是抵赖。一看其他三个同伴，马上就明白抵赖是没有用的。

“是我用筷子扎的。”我嗫嗫嚅嚅地说。

宋校长又问一共扎了几个，都给了谁。我说大概五六个，我脸朝里扎，别人在后面接，究竟是谁确实不知道。

第二天午饭前，开全校师生大会，我站在队伍里，吓得不敢抬头。说罢事情的经过，宋校长开始点名了，头一个就是我：“都上来！”

教导处前面有一平台，半人高，宋校长就是站在平台上讲话的。校长的话就是命令，极不情愿地，我还是乖乖地走上去，后面跟着昨天晚上查出的那三个同案犯。校长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查，再看今后的表现，若不改正，定给校纪处分。

散会后我心里难受，没有去吃饭，回到宿舍蒙头便睡。后来我们吃饭小组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以为我会去的，便捎上我的碗，给我盛了一碗面汤，放在地上。直到他们都吃

过饭，见我还没来，便将那碗面汤倒掉了。

多少年后，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孤零零地放在地上的碗。

二 偷小米

今天轮我们班劳动，就在学校里。不分轻重，在那个年月里，最好的活儿一是帮厨，二是去学校加工厂磨面或碾小米。倒霉，这两样活儿都没我的份儿。

不过，这也不是说就沾不上光。比如偷空儿去加工厂转悠一下，碰巧管机器的师傅又不在跟前，还是可以抓几把玉米塞在兜里，晚上爆玉米花吃的。这天我也去了，加工厂在用机器碾米。本想抓几把，不幸的是管机器的师傅总守在跟前，没法下手。

天无绝人之路。是晚饭前那会儿吧，我正要朝教室走去，我班的一位同学推着小平车过来了，车上是个大筐篮，里面是黄橙橙的小米。碾罢米去入库。此时不偷，更待何时！我过去连招呼也没顾上打；嗖嗖抓了两把塞进袄兜里。旁边又有两个同学看见了，也照此办理。

“干啥的！”忽地一声大喊。原来管机器的师傅就跟在后头，吓得我们撒腿便跑。

那两个同学不知用的是什么隐身法，师傅不追他俩，只盯住我紧追不舍。前面是一年级教室，心急火燎，急忙蹿进去躲在门后。

“哪儿去啦！”师傅在外面盘问。不知哪个叛徒告的密，师傅一进门就逮住了我。

小米自然是被搜去了，老师的处置更是免不了的。也不是不害怕，更多的是惋惜，眼看就到嘴的小米又眼睁睁地不